

欢游集

原名《欧游散记》

之面的了开跟去这航
人的中目明船航洲迅法
熟生室的能邮的欧为英
的陌烟行版名家散文系列
来样吸远店
海一与与书
上是上业明
由都板职开
同客甲的藏
一旅天人典利海向较乘
位的两各都大上国搭比
几有过后半意到中客船
掉所经谈多从了来旅意
除外孔交地自辟以的的

王统照



欧

游

集

王统照

中国青年出版社

1

(京)新登字083号

责任编辑：冈宁

封面设计：吴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游集／王统照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11
(典藏开明书店版名家散文系列)

ISBN 7-5006-2081-0

I．欧… II．王…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9078号

出版发行者：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印刷者：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16 13.5印张 2插页

1995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95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价：37.50元

DQ13/26

写在前面

中国出版史上这样记载着：

开明书店——成立于1926年。

青年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3年由开明书店和

青年出版社合并而成立。

开明——中青，从此便有了血脉关系。

七十年的“开明”历史，四十五年的“中青”历程，数代人辛勤劳作，培育出的是一座斑斓绚丽的昆仑园圃。我们采撷其中最美的一束花朵，敬献给深深关爱着我们的广大读者和作者。

愿这一页历史，在今天能有一个更新的开头。

于：开明书店七十周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四十五周年 纪念日

旅途	壹
华侨教育之一斑	拾陆
“拉荒”	贰拾肆
三位黑衣僧	伍拾
失业者之歌	陆拾捌
厨子的学校	捌拾壹
工人与建筑师	玖拾贰
荷兰鸿爪	壹佰零壹
夜车	壹佰零壹
亚姆司特丹之初旅	壹佰零伍
王宫与博物馆中的名画	壹佰壹拾壹
起重机之林	壹佰壹拾玖
乡人一夕话	壹佰贰拾肆
吉慕顿	壹佰叁拾叁
柳岸花村	壹佰肆拾

爱丹		壹佰肆拾肆
两个异样的渔村		壹佰肆拾捌
海牙一瞥		壹佰伍拾柒
附录一（新诗七题）		壹佰陆拾柒
附录二（旧诗十二题）		贰佰
后记		贰佰零捌

旅途

除掉几位一同由上海来的熟人之外，所有的旅客都是一样
□
陌生的面孔。经过两天甲板上与吸烟室中的交谈后，各人的职业与远行的目的地多半都能明了。自从意大利邮船开辟了到上海的航路以来，中国向欧洲去的旅客搭较为迅速的意船比乘英法船的日见增加。这一次在同等舱中中国人便有三分之二：公
□
费私费的学生，各省专派去调查实业教育的职员，商人，很热闹，每到晚上言笑不断，又是旅途上初遇，到遥远的地方去，自然
□
有点亲密。

正是船抵香港的头一天，晚饭后，三三两两在闲谈着不着边际的话。有几位是往南洋去的，一定在新加坡下船，很高兴说：“路程已经一半了，可是你们还早得很。”是的，即到新加坡还不过海程的三分之一，心里惦记着印度洋的风涛，又回想着国内的家庭，戚，友与各种事件，任是谁难免有茫然之感！

虽然船上的饮食颇为讲究，一想，早哩！常是那样的西餐便不禁有点怅然，但我在这两天里反感到心绪渐渐宁贴。因为这次的远行曾经挫折，虽是从年前就计划着，中间因为旅费与其他问题已决定不能成行，启行前的十几日，忽有机会可以去，便重新办理一切：护照，行装，以及说不清的个人的事务。直到上船的那一晚上为止，身体与精神没曾得过一小时的安闲。虽是陌生的面孔，虽是远旅的初试，但一想这是暂时摆脱一切，去看看另一样的社会，反而觉得十分畅快。除了吃饭洗浴之外什么事情都不忙迫，比起未上船时的情形，劳，逸，躁，静，相差到无从比较。又幸而风浪不大，躺在椅子上对着白云，沧波，

什么事都不多想。凡是旅客们大概都耐不住长时间的沉默，总欢喜彼此闲谈。灯光下各人找着谈话的对手，海阔天空地谈着种种事。当我从吸烟室穿过时，看见一个学生服装的瘦弱青年独自据了一张方桌，孤寂地坐着，不但没人同他说话，那张桌子的三面完全空着，并无一个人坐的与他靠近。在满屋高谈声中显见得他感着过度的寂寞！我便坐在他的对面，彼此招呼之后，我们便开始作第一次的谈话。

□

“哪里去？——南洋么？”我猜着问他。

□

“是，南洋，新加坡，先生往欧洲去？”

□

他的话不难懂，然而并不是说的官话，从语调中我想他是

□

江苏的中部人。

□

“你是哪省人？……看年纪很青，到新加坡有什么事？

□

……”

□

他的微黑的脸上现出淡淡的苦笑来，“先生，不错，我才十

□

八岁，家住在江苏的江阴。”

“啊，江阴，那不是与清江对岸的地方么？”

“那是小县份。我去新加坡找我母舅，——他在那边的华侨中学里教书。”

他的言谈从容，态度沉静，虽然不免有一层阴郁的暗云罩在脸上，然而无论如何，能看得出他是一个受过好教育而无一点浮夸气的青年。

“那么，你去，……”

□

“去，是他——我母舅写信叫我去的！因为我去年夏天在县

□

里的初中毕业，再升学，不能，闲着又怎么了。家道呢，原是

□

种田的人家，不过自从我父亲前些年死去之后，便把田地租与

□

他家，——自己种了，吃饭还能够维持，可是我母舅来信说：年

□

轻，在乡间尽闲着也不是事，叫我去到他那里想法学点英文，好

□

干小事情。”

□

“家里还有多少人口？”我对这么诚恳的青年便不客气地详

□

细问起来。

“一个姐姐出了嫁，现在除了我就是我的祖母与我的母亲了！”他呆望着门外夜涛的眼睛中浮动着一片泪晕。

“啊！祖母，母亲，连你才三个人，真是太清寂的生活呀！……”我对答着他，即时也记起了自己在童年时代家庭中的情形。

“唉！她年纪快七十岁了，……我祖母，自从先父死去，她
□
越显得老了，不到一年头发便全变成白色。……我母亲也有病，
□
幸而她才四十几岁。先生，我这次出来……”

□
他说下去，或者觉得是有点兀突吧，便把话停下来，一
□
只手抚摸着桌上的咖啡色的薄绒桌衣。

□
“我晓得，我也是自幼小时便没了父亲的人！不容易，想来
□
你这次出门还是第一次！”

□
“头一次离开我的家乡，先生，……不是有我母舅在那里，
□
我母亲是不会放心我去的。我走时费了不少的事，凑到二百元
□
钱，……”

伍

“幸是你家中还来得及。……”我虽然这么说着，可是正在想像中的绘出一幅这青年游子临行时与那两位孤苦的女人在门前泣别的图画。

“唉！现在什么都不容易换出钱来，米价又那么便宜，……可是二百元到上船时便只余下不到六元了！……”

“江苏到上海路不远，做什么花费去？”我疑惑地问他。

□

他见我颇为关切，便把在上海时托人办护照花去一百数十

□

元的事详细地对我说了。原来他是头一次到上海，又没有一

□

可靠的熟人，护照怎么办，他毫无所知。不知如何转托人说

□

是得往南京去办，于是那代办人的种种费用都有了：路费，衙

□

门中的花销，吃饭，汽车，……及至护照到手，这青年的学生

□

却把由家乡带去的钱用去多半。这无疑上海流氓的生意经之

□

一。本来护照由上海市政府可办，何须一定往南京去；更哪里

□

有如此高价的护照费。我听完后不禁再追问一句：

□

陆

“那时你到环球学生会去托他们办也不至如此吃亏。”

“我不知道这个会，因为我对于那么大的上海是毫无所知呀。……”

他紧接着把眉头皱起，声音也低了好多，“以外便是旅馆费，买船票，做一身白色粗哔叽的学生服，……好歹能够到新加坡吧。上船后，……现在还剩下五元与几只角子。”

□

“过了香港再有两天便到了，船上不用花钱，你尽管放心！”

□

我只得这么安慰他了。

□

“但是，……明天一早到香港，我听沈先生说，可以发电报

□

去，到南洋时有人接。我也记起来了，从上海走时并没给我母

□

舅一封信，——其实写信也来不及，他不知道我那天准到，坐

□

什么船。先生，在上海我已经是什么不懂，外国人的地方——

□

新加坡，如果我母舅不来接我，英国字我只认得几个，广东话

□

讲不来，而且我母舅教书的学校是在新加坡市外的芙蓉，听说

□

还得坐两点钟的火车。……这不是困难的事！我下了船一个人

□

不认得，一句话弄不清，没有钱，……所以我母舅不来接我，我

柒

真是一点法子也想不出来！……地址我这里有，据沈先生说，打一个电报去得合四元多的大洋，下船时又得给外国茶房几元，我愁得很，哪里想到！以为上船后便用不着什么钱了。”

是不是要往巴达维亚去的沈先生？”

“是呀，我与他住在一个房舱里。”

□

沈先生是一位四十多岁的教育家，他曾在江苏与别省的中

□

学有十几年以上的教学经验。这次也是由新加坡上岸转换往荷

□

属南洋的华侨学校任职。从他的沉静的态度与恳挚的言谈上，我

□

便知道他是个良好的教师。在头一天我同他谈过一小时，所以

□

这位青年学生提到他我便知道了。

□

“出门的人钱是一时也不能缺少的，何况你这次的出门太不

□

容易！……好吧，我上船时还有几块现洋，本来预备在香港或

□

有用处，这一会我下去取来送你，可以够打电报的费用。都是

□

为客的人，能够相助的，你也不必客气了。”

□

捌 “先生！”他的眼睛里泛出感动的光彩来，“谢谢你！我什么

不说了，……请你给我一个地址。”

他从衣袋中掏出笔记本来要我写。

“不，我到欧洲去还没有一定的住址哩。”

他又要我把家中的地址给他，我写好，他把笔记本慎重地

□

装入袋中，接着问我往欧洲去的目的，同行的人数等等话，无

□

论如何，他现在觉着快慰得多了。

□

回到舱里取了一张五元的钞票，——这是我上船时除掉把

□

钱兑换成汇票外的零余。——重到吸烟室中送与他，他诚恳地

□

接了，只说：“日后总得兑还先生！”

□

这时已经快十一点了，室中人渐渐散去，这位学生也回到

□

他自己住的房间中与沈先生商量 明天打电报的事。

□

与这位初次尝试到流浪于旅途上的青年谈过了“一夕话”之

□

后，我在甲板上靠着船舷，静谧中引起我的回忆与想像。

□

谁没有一片真纯的爱子的心！何况是从幼年时失去了父亲，

□

为了期望这孤苦的孩子长大，饮食，提抱，当然费过那不幸母

玫

亲苦痛的心血。及至十几岁以后，便不能不为这青年人的将来打算，无论怎么说，在社会制度还没达到儿童公育与废除家庭的阶段，即使是一个愚笨不过的妇人也眼巴巴地望着她的孤儿能够成立。不必希望他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要下流了，好好地做人，”她才觉得对得住自己的苦心。尤其是中国的家族制下被压迫的旧妇女，假使不幸死了丈夫只余下幼小的孩子，这“寡妇孤儿”的苦况不是经历过的人怕不容易想像。也因此，受着这样磨难的母亲对于孩子比一般处境安乐的妇女便大不相同。……

这缪姓学生的家庭状况，虽然他对我只是淡淡的述说几句，恰如读到真情流露的诗歌，我是能体味其中的苦趣的。她，——他的母亲，能以凑备旅途费打发这十八岁的孩子单个儿向南洋跑，情愿在乡间陪伴着那残年的老婆婆过苦难的日子。想想她给他装办行李时间的滋味；想想她在初黄的柳枝下送孩子第一次远行时的泪眼！她心里藏着些什么事？期望这孩子的将

来，——那一点真纯的爱子心肠如何发遣？……现在呢，她大概在床上做着—一个忆往的梦境吧？大概暗暗祝祷着她的孩子身子很健适，意兴很活泼地到了自己的兄弟的住处吧？

□

我替人设想，同时记起我在幼年头一次出门时那一个下

□

午的光景。

□

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但我没曾忘过，而且每一次想

□

起如同展开一幅色彩鲜明的绘画。自然，前若干日便有了出门

□

的计划了，可是直到那一下午，我母亲并没与我说过几句关于

□

出门的告语。那正是十月初旬的的晴明的秋日，大院子中的日

□

影从东边落下来，渐渐地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砖地上映着斜阳

□

的明辉。一只花猫在门槛旁边，懒散地抬起前爪蘸着唾液洗自

□

己的面孔。阶前的向日葵，——那碗大的黄花正迎风微动。我

□

的祖母——她是子女都已过世的老妇人了，现在只看着我与三

□

个姊妹在我的母亲的面前——吸着长烟管，正在与我母亲说话。

□

我在廊檐底下走了几个来回，觉得像有些心事，知道今夜须早